

HA QIAO HUA REN YAN JIU SHANG HAI LUN TAN WEN JI  
SHANG HAI LUN TAN WEN JI  
REN YAN JIU SHANG HAI LUN TAN WEN JI  
N WEN JI  
ANG HAI LUN TAN WEN JI  
AO HUA REN YAN JIU SHANG HAI LUN TAN WEN JI  
AO HUA REN YAN JIU SHANG HAI LUN TAN WEN JI  
HUA QIAO HUA REN YAN JIU SHANG HAI LUN TAN WEN JI

# 北美华侨华人新视角

## —— 华侨华人研究上海论坛文集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 编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JIAO HUA QIAO HUA REN YAN JIU  
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JIAO HUA QIAO HUA REN YAN JIU SHANG HAI L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JIAO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JIAO HUA QIAO HUA REN YAN JIU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JIAO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JIAO HUA Q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JIAO HUA QIAO HUA REN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JIAO HUA QIAO H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JIAO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JIAO HUA Q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JIAO  
BEI MEI HUA QIAO HUA REN XIN SHI  
BEI MEI HUA QIAO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北美华侨华人新视角—— 华侨华人研究上海论坛文集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 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美华侨华人新视角 /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编.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80222-747-7

I. 北… II. 国… III. ①华侨状况—北美洲②华人—概  
况—北美洲 IV. D634. 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9648号

---

● 北美华侨华人新视角

---

编者 /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

责任编辑 / 李晓娟

版式设计 / 刘杨

责任校对 / 秦真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787 × 1092毫米 1/16开 印张/14 字数/197千字

印刷 /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80222-747-7

定价 / 30.0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前 言

《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连续剧，曾经风靡神州。“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剧中引用的这句经典西谚，几乎家喻户晓。这句饱含着对纽约爱恨交集的话语，正是那些远渡重洋的人们真实的心理写照。

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不少人或是家人团聚，或是技术和投资移民，或是负籍留学，通过各种途径，飘洋过海，陆续前往美国、加拿大这片北美“新大陆”。根据美国一项调查，2006年美国的常驻人口中，华人人数达330万，居全美亚裔之首，而非美国本土出生的有193.3万人；加拿大2006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华裔人口约为121万人，是非欧洲裔以外的第一大族裔，其中72%是在加拿大以外出生的，而且这些人大多都是近10到20年抵达北美的。由此可见，目前，北美地区已经成为众多华侨华人新的家园和聚居地。

经过数十年的风雨坎坷、数十年的拼搏奋斗，这些新华侨华人面临怎样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未来将会怎样？这不仅是新华侨华人的亲友们关注的话题，也是侨务工作者和研究华侨华人问题专家学者的重要课题。为了深入研究北美地区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状况，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会同上海市侨办、上海侨务理论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共同主办了“华侨华人研究上海论坛：北美华侨华人问题学术研讨会”，邀请了百余位海内外学者和侨务工作者与会，就北美地区华侨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大会收到的20篇论文涉及华侨华人对中美关系的参与和影响；华侨华人的地理分布和居住模式；华侨华人的宗教信仰、饮食传统、子女教育；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会；华侨华人阶层、阶级的变化；华裔专业人才的跨国流动；“移民”问题国际化分析；双语媒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等等。既有生动的场景描述，也有深刻的理论分析。通过这些论文，我们可以看到众多新华侨华人在北美地区的奋斗和艰辛，也能看到他们的成功和喜悦，更能看到他们对当地社会以及未来中美、中加关系的作用和影响。

有鉴于此，我们特将这些论文结集成册，公开发表，希望为更多关注北美华侨华人的人士提供参考和借鉴。也为大家提供一个了解和研究北美华侨华人社会的新视角。学者观点，均为一家之言，望读者清鉴。

编者

二〇〇八年十月七日

# 目 录

## 一、北美华人社会的基本状况

代际关系与文化冲突：

美国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教育问题……………周 敏（3）

新移民的地理分布和居住模式：

市区唐人街与郊区华人移民聚居区……………李 唯 钟 玮（17）

华人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关系……………赵小建（27）

华人餐饮业及其文化认同……………刘海铭（39）

双语的桥梁：试探华人社区报纸《舢舨》和双语的

社会文化作用……………郑 达（50）

美国华侨研究的新视角——文化社区理论……………令狐萍（69）

北美华人基督教的社会历史和现状……………杨凤岗（78）

多元文化社会的经济参与：

加拿大的中国新移民……………关 键 林小华（86）

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影响因素

——美国与加拿大的比较……………李其荣（112）

## 二、华侨华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当事者明”：浅析美国华人移民对中美关系之

参与及影响……………尹晓煌（129）

“学好数理化……”：1978年后大陆留美科学家研究

……………王作跃（139）

### 三、上海的新华侨华人及相关政策措施

- 新华侨华人工作思考····· 崔明华 (151)
- 在上海常住人口中有直系亲属的北美华侨华人
- 特点分析····· 桂世勋 吴瑞君 (156)
- 海外人才在上海····· 骆克任 (161)
- 海派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侨务资源的
- 可持续发展····· 潘 光 (165)

### 四、中国的侨务政策

- 美国华侨华人国籍问题探讨····· 杨 飞 (173)
- 面向现实,更新观念····· 葛剑雄 (191)
- 从“去国离乡”到“返国还乡”:我国对北美等高档次
- 华人人才密集地区的人才政策刷新与重构····· 高伟浓 (194)

### 五、华侨华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 新华商——世界经济中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 徐培华 (203)
- 发挥新华侨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人际媒体作用····· 卢汉龙 (215)



## 一、北美华人社会的基本状况





# 代际关系与文化冲突： 美国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教育问题<sup>[1]</sup>

周 敏<sup>[2]</sup>

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和亚裔研究学系

“望子成龙”是中国传统家庭对下一代的期望，而教育则被看成是达到这一期望值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美国，华人移民家庭除了受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儒家观念影响外，还出于更实际的原因。读书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做“官”和“光宗耀祖”，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子女将来能找到一份高薪和稳定的职业，成家立业，在主流社会立足。另外，一些华人父母还把子女的成功当成他们的“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以便将来可以靠子女为他们养老送终。因此，督促子女念好书、上名校是华人移民家长的头等大事。华人移民对“美国梦”的定义（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当老板，子女上名校），就包含着父母期望子女教育成材的成分。一般说来，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随着移居美国的时间长短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移民的子女在总体上基本可以达到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大多能如愿地上大学并取得高等教育学位，大多能在大学或研究院毕业后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出生的、25岁至34岁的华人人口中，约有3/4（73%）持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比1970年的比例（32%）整整高了41个百分点，而白人同龄人口仅占30%。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的个人平均收入也比同样条件的白人稍高。现在华人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白人接近，有些主要指标如教育、职业和家庭收入的平均水平甚至比白人高。可是，在成功的背后一般不容易看到移民家庭两代人所付出的代价。本文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美国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教育问题。一是从移民家庭的角度看代际关系（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和文化冲突（bi-cultural conflict）对新生代教育的正负面的影响，二是从华人移民社区（ethnic community）的角度探讨特定的族裔社会环境（ethnic social environment）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为移民家庭、尤其是贫困的新移民家庭，提供主流社会所缺乏的保护性的机制以及精神和物质资源。以缓和代际关系和文化冲突，使新生代免受外界的各种不良影响，并为其提供有利的学习和成长条件，使之能在美国主流社会立足，并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本文重点在于揭示家庭与族裔社区的互动功能，探讨矛盾重重的华人移民家庭如何处理复杂的、不断变动的代际关系以及如何选择轻重缓急的策略，依靠社区的力量来确保新生

代取得预期的教育成就。首先对美国华裔第二代成长的背景作一描述性的讨论。

## 一、美国“老”华裔第二代与新生代的区别

华裔美国人是美国历史最长和最大的亚裔群体。华人移民在美国的定居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末。这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中包括长达60年的排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排华法的废除及1965年移民法案的通过，以及后来一系列宽松的移民立法，使华人移民美国的人数以10倍的速度增长：从1960年的24万人到1990年的160多万人，再到2005年的300多万人（包括45万混血儿）。华人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移民。据美国移民局统计，从1961年至2005年的40多年间，美国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共接收了180多万移民<sup>[1]</sup>。自1980年以来，中国一直雄居美国10大移民来源国之列。美国的人口普查亦展现国际移民潮的巨大冲击。2005年，美国华裔人口的70%以上为国外出生的第一代移民。而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人口中，大多数还是在移民家庭成长的青少年儿童，又称新华裔第二代，或称“新生代”。目前，华人人口约有1/5为美国本土出生的第二代，而华裔第二代中的大部分人属于新生代；而父母和本人均在美国出生的第三代占不到1/10。

“老”华裔第二代指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移民潮来临之前在美国本土出生、在移民家庭成长的华裔青少年。大量史实表明，最早的华人移民来自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四邑地区。其中多为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出洋寻求金山梦的青壮年男子，他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在美国定居，而是想挣钱发财，衣锦还乡。他们初到美国时大多在矿上做苦工。后来被招募去修建横贯美国东西大铁路中洛基山以西最困难的一段铁路，为开发美国西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铁路竣工后，华工却成为白人工会和地方种族主义攻击的目标<sup>[4]</sup>。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困难更为反华气焰火上加油，导致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迫使华人退缩在美国主流社会边缘的夹缝中求生，在美国西海岸如旧金山（又称三藩市）、洛杉矶及芝加哥、纽约等地建立了唐人街并聚居于这些与世隔绝的族裔孤岛。华人移民只能依靠互助和族裔社区组织的支持。他们的往来十分密切频繁，但大多限于唐人街内各种社区组织，如同乡会、公所、堂口及商会等。人际关系也大多限于同宗、同族、同乡和亲朋好友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

美国的排华移民政策和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以及华人社区内部“证书儿子”（paper sons）<sup>[5]</sup>等男性非法移民的涌入，导致了美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内女少男多，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890年，美国华裔男女比例是27比1，1910年降到9比1，尽管后来男女比例逐渐趋于平衡，但20世纪40年代华裔人口的男女比例仍超过2比1。在那时的唐人街里，很少见到妇女和儿童，正常的双亲核心家庭寥寥无几。故此，唐人街又被称作“单身汉社会”。严厉的排华移民法严重地影响了华人移民生儿育女的自然繁衍，极大地限制了华人正常家庭的形成和发展。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华裔第二代的人数很少。据190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美国本土出生的人口占华人总人口的比例不

到9%。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裔第二代逐渐形成。但至二战爆发时还年纪尚轻。唐人街内年幼的华裔第二代与年迈的华裔第一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排华法直至1943年才撤销，但是华人移民还继续受国家定额的移民法的限制。从1943年至1968年间，年度华人移民限额仅为105名。由于移民受限，美国土生的华人比例逐渐增大。至1930年，美国土生华人已占美国华人人口的41%。当时华裔学童与其他非白人少数族裔学童一样，不准入白人公立学校读书。即使受过教育，也很难在主流社会中谋取与学历相当的职业。

排华法废除后，美国放宽了华人妇女移民入境，她们大多数以“军人家属”或“战争新娘”（war brides）的身份入境。二战中及二战后，还有数以万计华人难民及难民家庭从中国大陆经香港和台湾地区逃至美国，由此使华人正常的核心家庭的比例增大。1960年，美国土生的华裔比例升至60%以上。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土生华人数超过华人移民人数。老华裔第二代的特点是，父母多为移民，本人大多生长在唐人街，熟谙华语，但深受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之害。

华裔新生代一般指的是父母在60年代以后才移民美国的、在美国出生或成长的新第二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人人口稳步增长。至1960年，老华裔第二代已大多成年，唐人街也以土生的年轻人和老华侨居多。1965年通过的移民法案，废除了根据移民来源国所设的定量配额制度，给予家庭团聚和技术移民以优先权，使大量亚裔移民，包括华裔移民涌入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华人移民潮日益高涨，近三十多年来有增无减，直接导致了整个美国华人社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是华人社区发展和华裔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华人社区不仅发生了巨大的量变，也发生了巨大的质变。1960年至2000年，美国华人人口翻了十多倍。华人社区迅速从过去的“单身汉社会”变革为以移民家庭为主、性别平衡的族裔社区。这种社会变革的结果是华人社区呈现出多元化的新局面。多元化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不同的来源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定居模式和不同社会流动途径等方面。

现代美国华人移民的来源地较早年华人移民的来源地更加多样化。早期华人移民大多来自中国南部四邑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华人移民则不仅来自中国大陆的各个省份，而且还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社区，如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南美洲。比如，洛杉矶大都会地区的华人约有1/4生于美国，30%生于中国大陆，20%生于中国台湾，8%生于中国香港，其余的20%左右生于其他国家与地区。来源和出生地的不同导致了语言文化的差异。现代华人移民方言种类繁多。华人使用统一的汉语书面语，仅有繁体字与简体字之分。但口语方言则多如牛毛：广东话、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潮州话、上海话等等，彼此互不相通。

现代华人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较早年华人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大不相同。他们有些人来自乡下，目不识丁，技能低下，身无分文，只能身栖陋室，当牛作马。有些人则知书识理，身怀技能，一到美国便能很快靠自己的本事打入主流社会。还有些人家财丰厚，一到美国便能置房置业，当起大小老板。一般说来，现代华人移民的教育水准远高

于美国全国的平均水平。2000年,25岁至39岁的华人移民中约有2/3的人受过至少4年大学教育,而美国土生白人(不包括西语裔白人)只有30%的人能达此水平。

现代华人移民的定居模式亦较以前大为不同。当今华人的定居模式各式各样,聚居与散居并存。聚居多沿历史传统居于美国西海岸及各城市。美国华人约有40%的人定居加州(110万),16%定居纽约州,6%定居夏威夷州。历史上华人甚少的州,如今亦看到华人空前地移入,如德克萨斯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伊利诺州、华盛顿州、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在人口10万以上大城市中,纽约市的华人人数最多(365 000人),旧金山第二(161 000人),洛杉矶市第三(74 000人),檀香山市第四(69 000人),圣何塞市第五(58 000人)。洛杉矶郊区小城镇及旧金山附近小城镇,华人比例亦很高。在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等大城市内,老唐人街仍继续存在,并继续接收新移民,但已不是新移民落脚的主要地点了。教育水准高且富裕的白领阶层新移民大多绕过唐人街而直接落脚郊区。目前,洛杉矶的华人仅有2%住在老唐人街;旧金山的华人仅有8%住在老唐人街;纽约的华人仅有14%住在老唐人街。超过半数的华人住在郊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族裔聚居区在中产阶级的郊区不断出现,体现了当代移民定居新特点<sup>[6]</sup>。根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记录,美国有11个华人人口占本市镇人口的1/5以上的卫星城镇。这种多元化的定居模式为当代美国华人移民及其下一代创造了多元化的人文地理和社会生活环境,其中包括传统的老唐人街、华人移民聚居郊区和白人郊区。与老华裔第二代相比,美国华裔新生代在多元环境中成长,他们大多不谙中文,较少直接受到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切身危害。华人移民家庭在与不同传统、不同文化环境和居住环境以及不同族裔群体的互动中生存,也自然面临不同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下面谈谈华人移民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常碰到的一些主要问题。

## 二、华人家庭面临的新问题

在美国排华移民政策实施期间,大多数华人被困于唐人街的“单身汉社会”。许多华人“单身汉”其实已婚,但不得不把妻儿父母留在大陆乡下。唐人街内少数的“正常”家庭,多为商人家庭,还有一些帮工的家庭。这些帮工多是以“商业合伙人”身份移民美国。在老唐人街中,不论个人或是家庭,与华人社区的各种组织关系密切,几乎不能离开这些社区组织而生存,对社区既依赖又受控。老唐人街像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成长的小孩,不仅直接受到自己父母的管教,还身不由己地受到社区内“爷爷”、“叔伯”的管教。这些“爷爷”、“叔伯”并非亲爷爷、亲叔伯,而是同族(同姓)的长辈或父母的亲朋。子女和父母的言行均受华人社区的制约。孩子们要么就是“乖仔乖女”、“有出息”,要么就是“败家子”、“没出息”。孩子们操流利的汉语方言,读中文学校,在华人商号打工,与华人来往。因此,许多华裔子女更希望自己是白人,能像白人孩子一样自由发展,毫无约束地成长。然而,他们却不被以白人为

主的主流社会所认同，在唐人街里也常被父辈看成是中西文化都不通的“竹升”（广东方言意为竹子），不为华人社区所接受。主流社会蔑视华人，将他们拒之千里，在学校、工作地以及社会上设立重重障碍进行种族隔离。华人的父母别无选择，不但自己要呆在唐人街，也不得不让子女也呆在那里，使其子女不受种族歧视的直接伤害。这样一来，两代人被迫在唐人街的狭小族裔圈子里发展，其互动交往的范围局限于华人自己的组织和社区机构以及自己的同胞。华人中文学校成为华人社区机构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结果，尽管华裔青少年与白人家庭的孩子一样，有反叛倾向，也有两代的隔阂，华裔青少年最终还是发现，转来转去，还是转不出唐人街，还是要回到华人社区。再反叛捣蛋，自己仍是华人而成不了美国人。

老华裔第二代的成长处处受限制，他们不为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所容，无自由选择住处、学校和职业的权利。新生代的成长虽然仍受家庭文化传统、经济地位和居住环境的制约，但是主流社会的大环境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宽容，许多种族歧视的立法和做法已逐渐被取缔，社会已基本不再敌视或排斥华人。仍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多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缺乏劳动技能的新移民。他们只能先在唐人街立脚，依靠唐人街的社区资源为生。他们操流利汉语，主要与其他华人来往，并积极参与唐人街各种社团活动。尽管他们的子女仍大多就读于华人移民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子弟为主的学校，他们已有机会与非华人子弟来往，在大社会中拼搏，有比较自由的选择。但由于出身低微，成长环境又受社会分层等级制度的制约，他们所接触的所谓大社会其实是贫民社会，所接触的人其实大多是低下层的少数族裔成员，就读于质量较差的城内公立学校。因此，唐人街的子弟较中产阶级的子弟更容易陷入终身贫困，因为地位低下而自然地融入美国社会的底层<sup>[7]</sup>。

与唐人街相比，华人移民聚居郊区的居民多为中上阶层的华人，偶有少数下层（低收入）的华人。华人子弟大多与中上阶层的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来往，多就读于郊区公立学校。此类学校虽仍是以华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子弟为主，但比起城内学校质量要好得多。郊外的华人聚居区中还有各种华人营利和非营利的组织，支持华人子弟的教育，如中文学校、课后补习班、尖子班、大学考试和学前辅导班以及各类体育活动和音乐文艺活动。这些华人子弟也能讲流利的汉语，与其他华人来往密切，并参与华人社区和文化活动，如烹饪、音乐、节庆等。但他们与其他族裔也来往密切。

居住在中产阶级白人郊区的华人移民子弟，父母多为高学历、高职业、高收入、中英文双语流利、高度同化者。那里的华人子弟大多就读于以白人为主的学校，与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来往甚少，朋友亦多为白人。他们主要说英语（在家中亦然），虽然也有人上中文学校，但汉语水平甚低。

总而言之，华裔新生代比老第二代生活于更开放、宽容、有利的大社会环境中。新华人移民子女不再面临阻碍读书求职的排华法的障碍。他们生活在正常的家庭和社区，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不再局限于华人社会。他们有更多机会去“发现自我”、“发展自我”、“成为美国人”。他们有更多本钱去“反叛”和“造反”。例如，他们动辄

以“告官”、“报警”来威胁把“父母送入监狱”。因为按照美国法律，父母如打骂子女则可因虐待儿童而定罪。主流社会的规范、机构和法律制度支持他们这样做。一旦他们离家出走，他们也能活下去。然而，华人移民父母认为在开放社会中比在唐人街内更难管教子女，因为除了自然的代际冲突，父母所属的移民社会与主流社会之间，中西文化的冲突更加剧烈。

当代华人移民抵达美国后一般面临以下几个主要的困境：

困境之一是家庭结构及其周围社会文化环境的剧变。在中国，华人家庭通常是大家庭，三代同堂或与其他亲戚同住是常见的现象，即使不同住也来往密切。抵美后，家庭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都一下子中断了。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网络的互助功能，管教和约束子女的功能亦大为减弱。过去，华人移民大多有乡亲朋友的密切关系，他们移民抵美后仍聚居在一起。所以在唐人街内不难重建亲友社会关系网。如今，华人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即使同乡同方言，也可能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不同的背景而形同路人，互不往来。不少新移民还受环境不熟、文化不通、不懂英语、无学历、无技能等不利因素的困扰，安身立足非常困难。早年的移民抵美后，可以在唐人街投亲靠友。但新移民即便在唐人街安身，与街坊邻里之间仍往往是同族陌生人，并非亲友。住在唐人街里的新移民虽然人际关系多是肤浅的功利关系，而非密切的亲情友情，他们对自己所属的华裔社区和文化的认同程度高，族裔群体意识和华人文化意识相对较强。在白人中产阶级郊区的新华人移民的散居模式，更令华人家庭与华人社会的距离拉大，难以重建因移民而断裂的亲友社会关系，很难与华人和华人文化保持联系。此外，比起低下层的华人家庭，中产阶级的华人家庭并不需要通过与华人社区保持密切联系，以寻求日常生活方面的帮助。但是，他们仍对华人社区有不同程度的文化需求。

困境之二是家庭关系及其内部环境的剧变。大部分华人移民家庭是双职工家庭。夫妻双方都工作，有些还打几份工，甚至日夜倒班。新移民常常被迫做收入低下的工作。教育水平虽高但不懂英语的新移民也如此。很多新移民家庭无法只靠一份收入来维持。许多男人不能独立养家，因而妻子也被迫出外打工，还要生养孩子。这就使得家庭和夫妻关系产生微妙变化。譬如，妇女出外打工，可是家里又没有祖父母或可依赖的亲戚朋友照看年幼的孩子。于是年幼孩子们便成“钥匙孩子”（脖子挂着家钥匙），课后单独在家。在美国，13岁以下的小孩如果没有成年人看管，政府可以虐待儿童来治父母的罪。父母和子女在一起的时间十分少，因此而影响大人与孩子的沟通。另外，父母与子女关系在新环境中，尤其是在父母不懂英语的家庭中，父母子女的关系会产生微妙的变化。例如，父母不懂英文，而孩子的英文进步很快。在与外界交流和处理家务事，如付账单的时候，常常需要靠子女来翻译，孩子常常变成小大人，这种角色使得父母的权威大打折扣。

困境之三是“代沟”加深。移民家庭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父母与子女之间不一致的文化同化步调使“代沟”加深。移民父母与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子女之间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本来就有很大的差距，再加上语言文化的差距，“代沟”就更为明显。以

“美国梦”的定义为例，大多数成年新移民、特别是为人父母的新移民日夜忙着打工，养家糊口，很难有空考虑自己和本人日后如何出人头地。他们对“美国梦”的定义是：住自己的房子，自己当老板，送孩子进名校。他们虽然也努力企求打入主流社会，但为的只是这三大目标。而子女们则更为雄心勃勃。他们不仅追求有形的和物质上的成功，更要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成为与众人一样的、不受歧视的美国人。借用洛杉矶一个土生华人高中生的话来说，就是：“穿戴够酷，去看球赛，吃汉堡薯条，全家出外度假，开心享乐，随心所欲，不用受父母管教约束，那才是最酷的。”

父母子女之间的文化鸿沟致使代沟加深。子女常视移民父母为“老顽固”。视父母之道为过时守旧“老封建”的那一套，有的小孩还故意与父母对着干。而父母则每天因打工和忙于家务而精疲力尽，还要为子女担心。他们为子女有太多的自由，从学校、街上和电视上学到太多不好的东西、太顽皮捣蛋、太不服管教而发愁。他们很少有时间与子女在一起，更难与已经美国化的子女进行沟通，也不太会协调父母的期望和子女的需求。结果使本来已经紧张的父母子女关系火上加油，使子女与父母逐渐疏远，进一步加剧了两代之间的冲突。更糟糕的是，在移民来源地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父母管教子女的方法，在接收地却被视为过时、甚至违法。这又进一步削弱了父母的权威。

文化鸿沟亦影响到外国出生的青少年和美国土生的青少年的关系。许多移民孩子的青少年生长期大部分是在来源国度过。那里与美国的语言文化，尤其是青少年文化和朋友圈大不相同。在来源国，他们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是“时髦”，什么是“酷”，什么是“流行”。他们大多在校成绩平平，却也能心高气傲，信心十足。来到美国后，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成了胆小怕事的缩头乌龟和被人嘲笑愚弄的靶子，还常被土生华人孩子或学龄前就移民来美华人小孩贬称作“刚到岸的土佬”<sup>[6]</sup>。他们在学校也处境困难。由于语言文化不适应，很难表达自己，常被老师和同学误解。常因长相、口音、服饰而被嘲讽和骚扰，但又不敢告诉父母，怕父母担心发愁。由于他们在学校和家里都感到孤立和无助，因此变得情绪低下，甚至变得兴趣缺乏，成绩下降，最终辍学，加入帮派。一社区领袖指出：“有时当个帮派分子比当个学生要容易得多。老师、同学和父母都认为他们‘不中用’，‘没出息’。他们渴望被人理解。而无论在校还是在家，都感到巨大的压力却又求助无门，深感万般无奈。而进了帮派就不同。他们可以占据街头，全无压力。彻底解放，自由自在，随心所欲，重拾自我，重振信心。”

这几类移民家庭所面临的困境，在其他族裔的移民家庭中也屡见不鲜，且相当严重。对在美国打拼的父母及子女有深远的影响。以下，我将重点探讨代际冲突中几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及父母和子女如何相互沟通和解。

### 三、横跨两个社会文化世界：冲突与和解

当今美国华裔新生代年纪尚轻，开始大批迈入青壮年。根据美国 2000 年的人口

普查数字，美国土生华人中，0至17岁的占44%，18至24岁占10%，25岁以上的占不到一半。与父母不同，移民的子女与父母亲的祖国并没有太多的切身生活经验，也没有实质性的联系，更谈不上深厚的感情。他们大多认同于自己的出生国或生长国<sup>[9]</sup>。然而，成长于移民家庭之中，子女时刻感到身处两种相互矛盾的文化之中：中华文化与美国文化，这是华人移民家庭代际冲突根本原因之一。

中华文化中，孝敬是父子关系之原则<sup>[10]</sup>。但此准则多要求子女孝敬父母而非父母与子女相互尊重。子女被认为有恩于父母，从而孝敬父母乃天经地义。子女须压抑自身利益，无论父母的需要是否合情合理，都要尽力满足父母的需要。除了“孝顺”，还有“服从”，即无条件顺从或屈从父母、长者或权贵的权威。家中父母为主，学校老师为尊。父母、尤其是父亲，不应表露感情，不应与子女玩耍，不应与子女平等。父母面孔威严，不许子女诘问，更不准子女争辩。此外，在传统的华人家庭中，没有个人的空间。家人如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任何个人行为皆被视为对家庭非荣即损，因而不能轻举妄动。华人父母教养子女的目的是光宗耀祖。

#### （一）代际冲突：华人移民家庭的影响

华人移民家庭有点像“高压锅”。高压锅内日积月累的代际冲突，有时平静，有时沸腾，偶尔爆发。但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如教育、工作态度、消费行为及男女约会等常常会引起激烈的面对面冲突<sup>[11]</sup>。

第一个敏感的问题是教育。华人家庭养儿育女最重要的是教育。儒家传统影响下的华人父母，常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很高的要求。美国家庭多奉行“学而优则上”、量力而为的哲学。但华人家庭强调教育的独特之处，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成功，还要为父母争面子。子女学有所成是为父母增光，为家庭增光。因此，父母不断提醒子女读好书是对父母和家庭应尽的义务责任。如果子女读不好书，家里没面子。所以，子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争取好成绩。同样，父母也为子女学业和成绩承受巨大的压力。原因是亲友同事之间为子女攀比的情况比比皆是。

移民父母到了美国也对教育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深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深知自身的局限性，如财力、社会资源等十分有限，无法打入主流社会经济，无法打入主流社会权力结构，以及因种族歧视和移民身份无法进入某些高薪行业。他们明白，子女攻读下列的学科是日后出人头地的可靠捷径：数、理、化、工（程）、医、商、法（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只重视子女所修的课程是否实用，学习成绩是否拔尖，而不重视子女的学习过程及课外社会活动。父母还替子女选读父母所认定的有用课程和专业，而不考虑子女的兴趣爱好，并力阻子女主修历史、文学、音乐、舞蹈、体育和任何其他无法导致高薪稳定职业的专业。虽然子女可以理解父母的苦心孤诣，但他们十分不满父母代替他们选专业或选学校，代替他们做重大的决定。

第二个敏感的问题是“读书之道”。移民父母深信刻苦的工作态度是读书成功之道，而非靠所谓能力或智慧。许多华人父母，无论地位高低，都坚信只要子女刻苦用功，就一定能门门满分。如果子女没拿满分，那一定是不够勤奋刻苦所至。移民父母



还深信“将勤补拙”的格言。认为只要花数倍的努力，就能够克服移民和少数族裔面临的社会结构性逆境和歧视等障碍。尽管他们十分关心子女的教育，但他们最关心的只是子女的分數，任何低于满分的分數都会令他们失望。父母不明白学校的现实：好学生不一定门门功课都得满分，每个学生的英文程度、学业基础并非十分整齐，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也并非那么融洽。许多华人父母缺席学校家长会，认为不应插手干预学校的教育。由此，华人子女经常发现自己虽然比美国同学更为勤奋刻苦，但家长还是认为不够努力用功。

第三个敏感问题是“节俭”。华人移民父母强调储蓄是合理使用家庭财力的手段。他们经常拒绝子女乱花钱和炫耀消费，认为花钱买名牌服装、豪华物品以及做流行发型为不良行为，过分奢侈，“过于美国化”。然而，这些父母认为只要是对子女有益的，如书籍、电脑、电脑软件、中文课、私人家教及其他与教育有关的课外文艺体育活动等，则认为花得其所，从不吝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子女，也是为了实现自己望子女成材的期望。

第四个敏感问题是“交友谈恋爱”，尤其是年幼子女的交友。华人父母认为中学生交异性朋友是浪费时间，影响读书，道德败坏，行为不检（尤其是女孩）。但华人父母对高中子女交友有时态度暧昧。“族际交友”（交非华裔的亲密朋友）比“年幼交友”更令华人父母惊恐。父母最怕年幼女儿未婚先孕，而非害怕少年出轨的行为。

随着子女迅速融入美国文化，父母子女间对这些敏感问题的不同见解成为两代冲突的根源。在许多华人移民家庭里，父母子女双方时常怨气冲天。在唐人街或华人聚居郊区打工的蓝领阶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行为尤其坚持己见。但他们缺乏时间、耐心、财力和人力来与子女沟通。他们的朋友也是同样的打工父母，也是同样处理问题。这类家庭的“压力锅”通常压力很大，响声不断，沸沸腾腾。散居在白人郊区的中产阶级华人父母同样望子成龙，但他们本身教育水准高，家庭殷实，行事更像其他中产阶级美国人。尽管他们同样会在子女前途问题上固执己见，但他们一般更通情达理，更善于与子女沟通，对子女更宽容豁达。例如，如果父亲要求孩子在周末做功课，孩子回嘴说“哪有人在周末工作的”。居住郊区、周末休息的中产阶级父亲大多会一笑置之，然后让孩子出去和小朋友玩。然而，周末也要打工养家的蓝领父亲则会勃然大怒，勒令子女周末非得乖乖地做功课不可。

## （二）缓冲或和解：华人移民社区和中华文化的影响

华人移民父母对子女的成长要求过高过严，常常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子女绝对服从，因而引起严重的代际冲突。子女反叛、逃学退学、离家躲避以至加入帮派的现象虽不普遍，但亦令人担忧。甚至优秀生和孝顺的子女有时也会反叛父母。一位高中生说：“成绩再好也无用。老妈永远不满意。”这话反映了许多华人青少年的不满情绪。

中美两种文化的剧烈冲突，加上美国流行文化美化了自我放纵和助长青少年反叛，严重损害了华人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尽管如此，大多数华人移民子女，无论贫富，大都众望所归，成龙成凤。最引人注目是教育领域。华人移民子女大大领先于包